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四百八十五卷

~~99~~
~~19~~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1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神鬼部

神廟 附 生祠 家廟

羣書要語有渝此盟明神成十二從子忘之鬼神其忘諸

乎定元叢祠顏注叢謂草木岑蔚也陳勝傳

詩句廟令老人識神意手持環玦導我擲韓退之謁南嶽廟沙

頭有廟青林合韓渥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前集卷之四十八

五方神現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
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
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
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
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無廢禮焉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
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晉五行
志

為賽神會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醮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
子美進奏院會止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
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
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羅斥以為禍福
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許賽以牛以下係廟

庾亮鎮武昌引戴洋問氣候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
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
神人也至明年而薨本傳

神占郡廳

梁菊琛為吳興守郡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廳事為神坐前後二

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履登廳事常聞室中有此聲琛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

焚蔣帝廟

梁武帝以京師旱甚詔於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焚欲焚蔣廟并神影是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而驟雨如注臺中官殿皆振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脩謁曹景宗傳

毀廬山廟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

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商芸小說

宿薄后廟

牛僧孺落第歸苑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黃衣闍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大殿蔽以珠簾拜于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孺下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嬪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一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孺即肅拜如臣禮更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孺拜妃復拜既畢太后命進饌具酒各

賦詩別有善留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亂。太后又曰：太真、唐朝貴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牛秀才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自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邸，旋失使人行。少時天始明，孺却望有廟荒毀，不可入，竟不知其如何。僧孺自作秦周行記

毀淫祠

唐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修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天下。聞見錄

收其施利

張諤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有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時王荊公秉政，主諤言，勅下有差。南京高辛廟絕少，祈祭縣吏抑勒，僅酬十千。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規十千之利乎？上

術致廟梁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尊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記聞

古今生祠 以下係生祠

石慶為齊相。邦人慕其家行。則有石相之祠。樂布嘗守燕郡。燕人服其廉。則有樂公之社。以至荀勉之遺愛。童恢之異政。常義之犴獄。屢空王堂之削平。群盜杜軫之專尚。風化皆立生祠。
民立生祠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

當立家廟 以下係家廟

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太宗為立廟。貌云。

家廟影象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顧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把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曰楚雲。小曰賽奴。未已。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公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然爾程氏遺書。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儀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祀海嶽尚循公侯之事廬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公廣州海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

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更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入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黃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莫謹遣其官其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風雨白不聽於是

事類彙編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曰公遂陸舟風雨少
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
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蜿蜿蜒蜒來
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纛旋麾飛揚晡謁鐘鼓潮轟高
管噉誤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
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
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
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羣文歌咏始公之至
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文以

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其屬
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八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
八百因不能償皆以巧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
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
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
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
所事神治入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
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
明用阜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
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公行勿違公無遽歸

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二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行
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誨莫違侯令嘗與其部
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
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
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
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

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殺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
泊之待侯不去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
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
歸春與夜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
侯無我遠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
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
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昨湯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巴矣。既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淨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原哲而少者。則曰某。即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上有老木。橫植森拱。蘿葛翳而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旣狀農作之忙。怖乏大者。推牛次者。擊豕。小不下。太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羣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昨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矣。以今言之。則度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天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天災捍大患者為比。是矣。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

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濟民之渴。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旦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歐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烟撓脆怯。頭躡鼠跡。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士。未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度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辭其末曰。土木其形窮。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窮。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順順。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二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拜獻言

陳黯

每大員後刊集 卷之四十八

黠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婆以祈請迺撤蓋敷衣
 馨爐瀝觴頌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
 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時饗而答益奇乃誠曰余其來拜
 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澗川之有河海
 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
 思盡乎余之敬詞之懼瀆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卑必福
 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
 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亳州聖水狀

李德裕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誕惑狡計巧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
 走塞路每二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輦血既

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候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而
 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
 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二五千人臣於蕭山已加捉獲若不絕其
 根本恐終無益黎庶昔吳時有聖水宋時有聖火亦皆妖妄古
 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陸務觀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
 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

宋十一葉

天子駐驪吳會啟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
 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

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邦人禱祈
 禳會昭答如嚮紹興隆興之間虜北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塢
 吏民不知所為則惟神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
 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徒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厲以
 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已力乎謹上尚書願
 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
 忠祐詔下而方公為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
 公擢來知府事後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上
 命神人協心霖雨澄霽雲嵐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
 曰願有紀焉其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
 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萊陽而血食於是邦士唯力於為善

而巳豈有有其善而不尊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
 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為神羞
 六月癸未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記

陸務觀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
 之生食福而祭先帝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
 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霤之類
 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
 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猶
 謹守令謂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
 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

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首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
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鱗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
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龍蛇蝮毒守宮之毒郵亭逆旅
往往大署堵壁以道出登德為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
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
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
增築之高明井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
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
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楨澗溪之
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豈豆碩俎是詔以求福也得無
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

山陰陸某記

古詩

玉華宮

杜甫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玉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
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為黃土况乃粉
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舟車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黃牛峽祠

歐陽永叔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
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下灘下峽長來去
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

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

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慶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方拜時像為起既出朝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蓋私識其事也

迎神

李建勳

擗籟罷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蒲莫椒

漿齋獻揖陰風窸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為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

迎神

司空文明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托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幾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為傳詞

送神

司空文明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樽琮席不復陳蒼山綠水暮愁人

賽神曲

陸務觀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即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謳歌坎坎

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膾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
人散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律詩

三閭大夫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謁昇仙太子廟

鄭畋

在昔靈王子吹笙溯沈寥大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亡國原陵
古賔天歲月遙無踪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樓彩
翠銷露壇裝琬琰直篆寫松喬珠館青童宴琳宮阿母朝氣輿
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西城邀綽約南
浦命嬌嬌勾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晚天珠弄葉春茹玉生膏

鶴駟爭街箭龍妃各獻縉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
滿人間葉自凋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紐天漢伊瀾入
海潮何繇得真訣使我佩環飄

諸葛廟

杜甫

父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
濟賢聖亦同時切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珠絲歛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野廟

吳融

古原荒廟揜莓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鳥歸人散盡野風吹
起紙錢灰

題烏江霸王廟

李山甫

為虜為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乎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

木居士廟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無窮求福人

題木居士廟

羅隱

鳥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永物長為主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

蜀先王廟

杜甫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

無野詩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童武侯祠屋長鄰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謁文宣王廟

羅隱

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閭茅屋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受棲遲

詩話

三閭廟詩

三閭大夫屈平字靈均汨羅沉沙之處在岳州境內正廟以漁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軍將忘其姓名題一絕云蒼藤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酌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

雙廟詩

荆公題雙廟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窓涼及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咏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窓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託意其中矣

掛紙竹生

寇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紙為祭焚之後生筍成林民以為神因立公祠且其竹曰相公

竹亦誠之詩曰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為英賢眷獨深竹木偃
承如不起至公誰識大忠心澠水燕談

雜著係生祠

張文定生祠記

蘇明允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張公方平至蜀之日歸屯軍撤守備明年正月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晉公像于淨眾寺公不能禁蘇洵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柔何皆曰公何事於斯雖然於我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也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文潞公家廟碑 係家廟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家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采違禮頹教墜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

閱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傍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下濡臣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無肯倡眾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

鬼

羣書要語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之言歸也慧也 說文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 屈原國殤云身既死神以靈子魂魄方為鬼雄 注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國事者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

百鬼之雄傑也。楚辭：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自滯厲。左：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謂之鬼。列水石之恠曰龍罔象，木之恠曰夔罔兩，土之恠為犢羊，火之恠為朱無忌。傳物志：若有火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山鬼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窸窣。日光塞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李華戰場文

古今事實

夢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王于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二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也。以撫之乃止。昭七。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不信鬼

晉阮脩字宣子，善清談論者，以人死有鬼，脩獨以為無。後遂伐

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

見土中人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畢夢此人來謝

家中談易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悞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

因鬼殺子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人而道苦乏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譙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苦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扶音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于市欲遇而刺之明且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戰國策

正能辟邪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携官屬若自有年代久遠多有鬼恠每夜昏之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

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之尚書周確卒於此省考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鬼之董狐

于寶兄弟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本傳

見鬼不怖

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倭爲看火婢驚白公公曰後聞我闕僕爲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饑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鴝鵒鳴於屋端

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復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群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詭之哉見異錄

鬼手入牕

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牕燭下閱書忽有火手如扇自牕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其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

去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
 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
 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
 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玉石是也有聲而無
 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
 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性而與民物接者何也
 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

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
 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
 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
 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性是也故其作而見於民也無常
 故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
 禍福適于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戴氏廣異記序

顧况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太
 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為董熊彭生為夫豕養弘為碧舒女為
 泉牛哀為虎黃毋為龜君子為猿鵠小人為蠱沙武都婦人化
 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龐謀吳市吳白而

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窮徙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象冢墓白澤之窮神好舜之命變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旌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煎席志性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漢之洞真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異其中神奧願君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死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亂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葛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真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愷言神恠志趙自勅定命錄至如李康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誰郡戴

君字幽隴最深安道之術若思之後邈為晉僕射達為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况始與同登乙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其先志泣諸父兄况得而叙之

爆杖驚鬼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恠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恠曰瓊翹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積手皆是氣之雜操垂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恠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二者死而為癘鄉

人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污因為人放爆竹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絕口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竹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 語錄

氣未嘗亡

或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無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先生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祇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棗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

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虒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也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先生曰如今祭勾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入曉也所以明道答人問鬼神云好與賢說無何故聖人說有要與賢說賢又來問其討此要人自看得說只說得到這裏 朱語錄

詩話

燈檠精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宋潛為甘渡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織
腰一擗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窓
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驚身於彭城郎今郎觀光
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性趙精神恍惚具告其
父潛往觀焉因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一燈繁○雲齊
廣錄

神座有狐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相傳神親享杯盤蓋神座下有穴藏群狐
狐自穴出享殺醴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殺群狐鞭廟祝
皆逐絕初公在長安極疏神山人放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
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但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
雄灑水燕談

四十八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國哀

羣書要語天子死曰崩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音霞措之廟立
之主曰帝同上其死登假三年而形逝莊子楚辭遠遊云載營
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朱氏注曰霞與遐同猶曰適遠云
爾曲禮告喪之辭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莊子作登假蓋亦此
例但此篇注者遂解赤黃之氣釋莊音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

則其謨愈遠矣辨證周書曰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下孟反受

大名細行受細名李善文選注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

曰大行皇帝風俗通千歲厭世而去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莊子

宮重晏駕注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凡臣子

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漢天文志賈誼疏曰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衣裘也漢書

古今事實

鼎湖攀龍

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
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
得也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

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郊祀志

如喪考妣

舜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書舜典

降割我家

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已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嬛嬛在疚

閔予小子嗣王謀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
皇考求世克孝念茲皇祖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

皇文類聚前集

卷之四十九

七

皇王繼序思不忘

未瑣家難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予將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我皇考。以保明其身。

病既彌留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日乙丑。王崩。

沒於祗宮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用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獲沒。謂免墓弒。

即位而哭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二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定為二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啜菽飲水。盡心。而後食。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禮記卷之四十一 檀弓第十

尸蟲出戶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

祖龍死

秦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水神也秦以水德始皇將終故其水神自相告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龍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車載鮑魚

秦始皇崩於沙丘李斯以上崩在死不發喪載輜車中輜車臭詔從官令載鮑魚一石亂其臭

証以鮑魚

順帝朝有希梁冀直共作飛章虛証李固罪曰大行在殯路人攬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冀畏固名德更奏前事遂誅之

女簪白花

晉杜皇后預之曾孫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帝持心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安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四十九

養為已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后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於是特心喪孫公欽圃

古今文集

雜著

卞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頽谷踊五行牙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感歎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神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

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禱列陰處陽觀澄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綉練日易忘饑臨樂勿聽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踰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闕天踏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隆福無疆祝云其誠亘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畫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詔在疚承講東藩擗躡郊眺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音垂頓復今何不焚空宮寥廓棟宇無烟恐自階途

髮鬢樞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
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載歎息雲興
揮淚雨集徘徊輶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茔將祔于某陵
其日至尊親奉奠其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
帟舒皇玄堂啟扉俎徹三獻進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蚤衛而
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
時無一展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清漢表靈曾高也沙鷹度爰定厥辟微音允穆光華沼沚榮耀

中谷敬始絃紼教先種稷曆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顯光君道
方被于佐求賢在謂無諛顧史弘武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性
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
南國軒曜軒轅星女王星也懷光素舒佇德德不祐怒訓早
違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輝壽宮寂遠清廟塵
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昏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懸故
劍徒嗟金亢璋瓚奚獻禘禴罔諷嗚呼哀哉馮相告禋履宸駕長
往貶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皆神京之弘敞晒蒼
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
鏡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緯於通軌兮
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涯而不流嗚呼哀哉籍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四十九
闕宮之遠烈兮聞續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
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
於遺詠嗚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冊

梁王筠

蜃駱我義龍驂跼步羽翹前駐雲旗北儔皇帝哀繼明之哀驪
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今典載揚
鴻烈詔撰德於銘旌求傳微於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儼景騰光履哲膺期旦暮斯在
識洞機深量有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實綽居心溫恭成性
脩禔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流略句舉藝文
徧該細素殫極丘墳騰篆充積儒墨區分瞻河聞訓望魚揚芬

雲物告徵履以寒象星羅恒曜山頽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
具僚無陰詔承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青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餘餼孤燈翳翳嗚呼哀哉
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珽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
昔遊漳水宿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
遠徂轡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渡脩坂之
威夷朔平原之悠緇躡蹠足以酸嘶挽悽鏗而流泣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蕭蕭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乃寒林之蕭瑟
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遞永潛於哀質
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
大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於景陵禮也玉
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襄其綃幕柳宮龍動竹
池魚躍兆庶雨泣於浩穰萬靈風號於宸幄哀子嗣皇帝仰攀
雕輦殷奠瓊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
永隔隆睿旨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
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
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前桐承桃黃屋主隆用官
禮樂盡在謳歌薦至軒皇勸勸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賢位
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贊明明出震業業承乾

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折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採藻霞鮮
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有賞無不延曷旒迎日珪璧祈年
滂謁宗廟臣朝昊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既加寶曆一定
窮人屢賤名士交聘獸爰觸邪草憐指佞梯航脩貢鱗羽遂信
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辯謗創殿思政其節必稱苦言終聽
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齒劍上黨納拜
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在王者有征王壘霧廓金陵鏡清
孤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鑽就戮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
恢恢不識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
調其玉燭徇似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璧大興太學
清蹕鳴鑾將登周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夷戎羌敢不來王

天下清靜朝廷樂康會冠劍以高宴戲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
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爲於義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
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鶴語謂百年之可下
嗟九齡之不與當疑旒而下臨奄脫旋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喪
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嗚呼哀哉
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林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而遠遊
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同軌之遽至咽長川而
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尊以宵奠駕金根而
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迴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
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焉鬣水祕龍顏鱗有

逆兮會觸髯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
栢兮未拱閭生吾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帷以空還興衆
感於萬井結宸悲於九閭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
被於聖澤人自遂於帝力魏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不
壞以長存冠蒼穹而罔極嗚呼哀哉

慰國哀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書蓋太
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見蘇尚書作本路發
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
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冠侍郎慰書曰伏以太行
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異同號慕昔同華綴俱受異恩攀

皇朝... 卷之四十九

馭以無繇望天顏而求訣萬纏悲緒遽奉旨幽摧咽之誠倍萬
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
俄頒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滯外藩已
成美政廊廟佇徵於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東馳誠先蒙飛
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后山叢談

布四脚加冠

司馬涇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群臣布四脚加冠於是
特莫識其制以幅巾繫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
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緇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幪頭馬周
請直繫前脚蓋布四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
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為布幪頭有司遂用民間替喪之服以今

漆紗幪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
冠幪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
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夫同上

太上皇帝上僊慰皇帝表

周必大

天心難測邦禍荐臻甫涉夏秋而受考妣中慰臣竊以慈懿寢
園之奉壽馭將歸聖安丹鼎之成龍胡以斷眾庶攀號而不釋
聖神悲痛以何堪恭惟陛下孝通神明躬侍寢膳大舜終身之
慕每竭誠心有唐二聖之歡方隆榮養驟罹變故諒極哀恫願
寬銜恤之情毋爽宅憂之禮臣退休田里阻詣宮庭臣無任云

孝宗登遐慰皇帝表

聖君侍膳方伸未命之新天父登遐忽下遺音之詔痛結嚴宸

之遽哀纏率土之濱中慰恭以尊號德合民心仁根天性祗帝位二十八載高蹈勳勤至寢門一日三朝又膺隆養福共期於壽考疾俄殆於寤興設黼衣於牖間惟聞未命乘白雲於帝所恍躡真遊撫弓劍以空存視羹墻而猶見恭惟陛下履思罔極孝慕素深問安節以色憂不能正履至亮陰而思道茲故弗言願懷繼志之圖少抑終身之戚臣忝紆郡綬邈在海壖驚奉諱音徒結攀號之戀坐糜官爵莫伸奔問之誠

寧宗升遐慰皇帝表

趙汝談

皇宮弗弔降此鞠凶黎民何辜中慰惟此荼毒伏以天行皇帝撫億兆衆踰三十年仁慈結乎人心恭儉根於天性清淨無作神明為徒故能消巨患若渙冰除宿奸如棄唾宗社祗叶朝野

宴寧陟方奄聞率土震動恭惟陛下越自藩邸入承廟祧享育之恩深付託之器重孝思方切悲慕奚任然而綴衣于庭群公既皆聽命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少抑至情永綴太業

寧宗升遐慰皇太后表

趙汝談

顯蒼隆割辰極登遐群方震驚萬眾號絕中慰恭惟皇太后陛下陰陽合德夙夜同心勵相歷年順成多慶驟罹禍棘諒劇悲摧願裁弓劍之思勉副簾帷之託

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

周必大

慈帷晝掩哀訃夕聞凡思持載之功舉抱催傷之痛中慰恭惟陛下事親盡禮侍膳殫誠又承文母之歡德音遽隔遠邁顯宗之孝追慕何窮願寬陟咤之悲少副普天之望

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

周必大

釁結東朝悲纏中夏遙知辟穆正切哀恫中慰恭惟陛下性本自天行皆高世漢文至孝晨昏無鮮帶之安虞舜好生遠適釋畫冠之禁既勤施德可謂寧親條聞厚地之傾莫曉彼蒼之意須思適變毋致過哀上以符慈寧治命之言下以副黎庶誠心之懇

壽仁太上皇后上仙慰皇帝表

周必大

災纏長樂悲動嚴衷中慰伏以尊號沙麓儲祥河洲協誅勳宣婦道誕育聖躬恭惟陛下欽念母慈備彰誠孝官中自行三載之制天下咸識一人之心願寬罔極之哀未御無疆之曆臣恨以退伏田里不獲奔赴官闈臣無任云云

皇后上仙慰皇帝表

周必大

桂輪隱耀椒掖庶儀厚載既傾淵衷斯惻中慰伏以天行皇帝天姿恭儉地望高華父殫婦順之芳正倚坤寧之助奄從先后莫返中闈恭惟陛下孝切亮陰思隆儺極雖聖情之易感故不數之難移願寬當寸之思垂副合生之望臣退居田里阻造宮庭臣無任云云

孝宗梓宮啓殯慰皇帝表

舜三年之喪修臨襄塋商兩楹之殯初啓敢塗痛結重宸悲纏率土中慰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孝思罔極宸禮無違雖恭默弗言若已忘於天下然齊疏躬服自不廢於官中願紉追慕之懷益畫送終之典臣効官疎遠奉報驚摧莫伸同軌之駭奔徒隕

交頤之涕泗

顯仁太后發引慰皇帝表

周必大

陟彼岵兮爰卜青烏之吉維其時矣遽瞻晝靈之行祖道逶迤
聖情惻楚中慰恭惟陛下德鍾天性道貫人倫粵符素柁之謠
深切蓼莪之感親喪固所自盡也內不廢於三年聖德何如於
孝乎外已形於四海逮茲遣奠尤極哀悰顧淑靈已隔於東朝
惟追慕少實於南回

同前

周必大

龜猶止口吉翟駕即塗念慈矩之長遠知聖情之永慕中慰恭惟
陛下高行超於今古純誠貫于神明自惟父母之哀益顯有虞
之孝送終盡禮遣奠反期瞻披紼之在庭且柁園之增感願

群生之望亦覓用極之懷

寧宗發引慰皇帝表

龜筮協從既先於遠日龍輜就祖已次於近郊聲海宇以悲摧
極乾坤之悽愴中慰恭惟陛下作民明辟執古通喪致堯之思
於羨墻而如見畫殯之孝豈富貴之解憂屆七月之有期增九
重之永慕臣輸將無補扈從有行臨表涕零實難忘於忠總承
祧任重願少抑於聖懷

寧宗發引慰皇太后表

宮車晏駕考卜因山廡衛夙嚴扇引載道聲萬方而永慕悵七
月之有期中慰恭惟陛下以母儀之尊畫婦道之順雞鳴驚戒
憶往日以增悲龍駕飄搖痛終夫之永訣同前

英宗掩殯慰皇帝表

王安石

須臾禩之材已屢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中慰恭惟陛下德茂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節哀實令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預朝班

同前慰太皇太后表

王安石

宮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殿下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木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辯護之微勞

太皇太后掩殯慰皇帝表

周必大

駟馭上賓武帳久虛於長樂館猶未諗容衣遂闕於稽山一人嗟慈範之遠萬國嘆坤儀之遠中慰恭惟陛下純誠冠古至行

積中慕親之心未嘗息焉執喪之禮可謂盡矣神靈為之顯相天日至於晏溫用葛無麻蓋異魯君之母因山配地實同唐室之規仙寢既成真游莫返追懷聖善固益動於孝心俯為邦家當勉裁於哀慕

同前

周必大

日月有期爰畢因山之制寢園在望共勤陟岵之瞻追懷太妣之徽音益側武王之達孝恭惟陛下德隆天性念極母儀既哀戚之內深亦禮文之外盡為之宅兆奉長樂之禘衣見于著龜祔裕陵之吉壤逮茲甫窆孰不纏悲雖上聖矧矧痛長遠於慈矩然下民惓惓願勉抑於至情

寧宗掩殯慰皇帝表

禹穴因山令圖改卜漢陵復王大事既襄凡戴照臨舉深摧咽
中慰共以謚號皇帝休功邁世至仁如天方垂衣以致太平迺
 脫躡而超萬乘六飛八駿尚仙馭之來歸萬歲千秋竟神遊之
 求閱恭惟陛下義隆送往孝極奉先慨日月之有期修寢園之
 告各臣將指扈送引賻闕庭鍾慶發祥已兆龍岡之吉節哀順
 變願儲諸獲之思

同前慰大皇太后表

橋山弗返遺弓劍於軒臺茂陵初成闕衣冠於漢殿悲纏九土
 哀慟六宮中慰恭以謚號皇帝繼統百王承休累聖華封有請
 共擬祝於堯年梧野乃竟成於舜葬恭惟陛下倪天作合
 儷極居尊屬時大事之襄彌劇慈懷之感臣同前願貽燕冀之

謀

太上皇帝掩殯慰皇后牋

虞帝陟方狩已迷於梧野太公卜筮役始就於櫟陽復土言端
 望雲靡及中慰切以尊號儲精物表玩化天倪太山其頽駘孔
 聖兩楹之奠祈昭不作信穆王八駿之遊茲未閱於慈顏宜有
 傷於冲抱恭惟陛下順承靡倦定省弗違婦子熙熙尚履椒盤
 之奉山川鬱鬱空聞壓王之歸永懷如在之靈豈曰無從之涕
 伏望茂加節抑勿過憂傷惟孝道之大端初不專於哭踊况王
 心鉅創尤所賴於慰寬

太皇太后掩殯慰皇帝表

兵衛載歔風靜胥江之浪輪車已空雲深禹會之山甫周復土

之儀益重居廬之感中慰伏以謚號蚤推食淡晚樂含飴厭代
賓仙棄四海九州之養因山定制安千秋萬歲之靈仙馭莫追
淵衷求惻恭惟陛下仁心內恕德教旁加稱孝孫稱哀孫不忘
繼志讀喪禮讀祭禮尤謹送終既求傷而未懷且如疑而如慕
伏願為宗祫而自重順時變以安行謂葬曰藏既克襄於大事
至禮而止更節抑於餘哀

英宗祔廟慰皇帝表

王安石

七月而葬既克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宗廟凡居覆燾
同盡攀號中慰伏惟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
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祫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
臣符守所攬班朝莫預臣無任云云

同前慰太后表

王安石

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中慰伏惟殿下
比賢任似膺慶塗幸祇協孫謀克襄大事也非蒼梧之遠勢有
灞陵之安唯割至文尚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

太皇太后祔廟慰皇帝表

周必大

設祭以虞久駐言歸之馭祔姑而祀求綏如在之靈適觀藝典
之成彌顯聖人之孝中慰恭惟陛下行為世法性本生知宅憂
每越於常情制禮率遵於故事瞻文王之清廟久矣寧神顧太
妣之徽音茲焉登配既送終之無憾在追遠以宜寬臣無任

太皇太后祔廟慰皇帝表

周必大

繫主來歸既講九虞之祭椒塗未闕遂泰諸后之游悲動紫宸

禮嚴清廟中慰恭惟陛下誠通幽顯道述祖宗問寢承顏事母昔同於事地謹終追遠寧親今至於寧神雖云彛訓之遵時乃明王之孝闕宮有恤中慰已聞升祔於姜嫄南面何為願節哀恫於虞舜

慈烈皇后祔廟慰壽成太后牋

事嚴堯聖甫畢於山陵禮重祔姑益尊於宗廟聿隆安奉深示顯承中慰切以尊號位歷四朝謀詒萬世寶慈建極尚垂坤厚之光精爽在天宜正滌享之假恭惟殿下巍巍冲德翼翼孝誠如慕如疑獨厚送終之意以享以祀式嚴升配之儀諒因制寢之成益重視奩之感願稽國典少釋聖懷雨露既濡雖未忘於悽愴春秋而祭尚少慰於哀思

國前慰太上皇后牋

易名以謚備極於尊崇卒哭而厲式嚴於升祔道全欽受孝達幽明中慰切以尊號天壽九齡母儀四世三十五載享榮養於東朝億萬斯年妥明靈於大寶恭惟殿下適追在念思媚有懷喪紀不忘儼憂服於几筵之次禮文是守寓敬心於宗廟之中適厥典之載陳諒忱情之有測願循至理更節餘哀不顯丕承庸盡如生之事以享以祀尚寬將見之思臣無任云云

寧宗祔廟慰皇帝

厥衛反虞九筵載秩宗祔升祔萬世不祧中慰恭以謚號靈德在天履謨垂世鼎湖弓劍已迄大事之襄高廟衣冠再修崇儀之奉昭穆以序安侑惟時恭惟陛下若稽大猷答揚先訓臣

以承祭祀於昭震府之符假廟以致精神深明萃聚之義既右
烈考載陟新宮寧親大於寧神既率先於孝治盡倫從而盡制
願俯就於禮經少抑哀思以祚群品

同前慰皇太后表

梓宮就殯桑主返虞宗萬世以不祧祔九廟而為穆中慰恭以
謚號恩覃有截德合無疆翠柏留陰悲茂陵之秋夕朱櫻乍薦
驚原廟之春嘗恭惟陛下盡志謹終永懷追遠悵天谷之遂隔
諒聖情之難居願推禮制之宜少抑哀思之過共建皇極生靈

卒哭慰皇太后表

僊游寢邈難忘必世之仁天運既更奄及踰時之慕慨喪事之
卽遠知聖情之難居中慰恭惟陛下德合無疆功高遠古泰通

以洽錯海內於久安謙尊而光有天下而不與義雖隆於伉儷
禮當酌於權宜願錫福於含生以節哀而順變

同前慰皇帝表

龍湖莫返中慰以達於僊游駒隙易馳十遂周於旬赴感時增歎
率土同情中慰恭惟陛下嗣服無疆繼聖有作本生知於愛敬
爰躬履於艱難率天下以為喪舉行三年之制慕終身而見
舜孝度越五帝之隆驚晦朔之屢更軫哀恫之一念願副有生
之望少寬罔極之悲

孝宗小祥慰太上皇帝表

舜御上賓嗟帝鄉之寢遠義輪右徙驚天道之一周諒冠練之
初臨結宸衷而未慕中慰恭惟陛下慨思顧復追宅諒陰生靈

聖文類聚前集 卷之四十九
歌獄訟之聲已歸於子宜飭粥齋疏之服自盡於親願終極
之哀俯就有終之制臣分符輔郡阻迹闕庭薦祥莫切於駿奔
除重徒深於哽咽

同前慰皇帝表

繼萬道以敬承肇惟元祀躬舜喪而追慕修換終星屬周祭之
初臨諒聖情之深結中慰恭惟陛下念存夙敬哀極時思眷燕
翼於貽謀服方纘舊隆齊綴於承嫡毅既升新願寔抑於悲懼
冀益遵於成德臣 同前

寧宗小祥慰皇太后表

神機厭代致喪方謹於三年禮制權宜練祭姑從於易日中慰
恭惟陛下處心柔順稟德專慈永懷伉儷之隆尤極哀恫之感

願少加於節抑以大庇於生靈

同前慰皇帝表

僊御登真甫月輪之既望喪期有數俄歲篇之告周中慰恭
惟陛下義本篤親孝深盡道雖勉從於暮練終難抑於哀情願
寬罔極之恩以慰臣皇天之望

孝宗大祥慰太上皇帝表

僊輿不返莫窮十歲之遊喪服有終倏屆再期之慕諒聖情之
追遠經時變以興悲中慰恭惟陛下慕切葵牆感深風木雖心
非黃屋已貽翼子之謀然躬御縞纓每盡喪親之道願抑震濡
之感永膺日養之嚴臣 無任 云云

同前

蒼梧天遠修流駟隙之光黃道星回再換龍纏之次愴寢遷於
祖武諒曾慕於宸衷中慰恭惟陛下孝盡時思恩隆世嫡敬承
禹道有光三五六經之傳躬服舜喪亦既二十五月之畢願益
遵於成德用俯慰於輿情

寧宗大祥慰皇太后表

三年之制痛方抱於烏號易月而除悵已終於素躡念仙游之
寔邈知聖情之難居中慰恭惟陛下保佑功勤付託任重宗社
大計亦既慶於有祥世俗深悲願少寬於無益

慰皇帝表

僊游莫返修驚流景之遷禮典有常奄及終喪之制感時增慕
易月從權中慰恭惟陛下授神器之公承宗祧之重雖嫗嫗在

政難忘人子之至情然業業萬幾當為天下之大計願少寬於
宸慮以未御於不圖

釋服慰皇帝表

風條雲愁綴衣如昨日月竟禫服從常中慰恭惟陛下誕受
丕基率循太辯昊天罔極既盡制於通喪示民有終姑權宜而
即吉惟聖政作新之始繫民情後戴之初願抑餘悲以全達孝

同前慰皇太后表

鼎湖龍去雲天莫攀宮隙駟馳日月已竟奄外除而即吉酌中
制以從常中慰恭惟陛下輔佐先朝憂勤內治感今懷昔諒深
伉儷之悲順變節哀勉為宗祊之計

元正慰表

周必大

行夏時而正曆，存易歲華，履春露以念親，益昭聖德。凡預載持之數，共懷怵惕之思。中慰恭惟陛下以大孝而顯揚，任姒之德音以至尊而度越，參鶩之高行，當萬國貢珍之在，刻嘆東朝靈几之方，新佩響唐宮，莫展壽觴之禮，鍾鳴漢殿，暫停元會之儀。願寬追遠之心，茂對履端之序。臣猥將隆指，不獲躬詣，東上閤門，臣無任云云。

冬至慰表

周必大

化國日舒，徐行北陸，聖人孝至，永念東朝。凡在輿情，同深孺慕。中慰恭惟陛下德隆天性，報厚母慈，當宮線之初，添帳褊衣之浸，遠率百官而為壽，又虛與慶之，發儀幸舊宅而會夏，益愴不平之故事，願抑對時之感，俯安率土之心。

冬至慰表

周必大

望雲氣於觀臺，甫驗新陽之至，斷鍾聲於長樂，莫陳亞歲之儀。上切哀恫，下均感慕。中慰恭惟陛下行高文帝，孝邁有虞，誦凱風聖善之詩，悵六駮之永隔，當化日舒長之候，視一線以增悲，仰祈宸抱之少寬，式副天心之來復。

同前

周必大

亞歲甫臨，方講漢儀之舊，徽音遐遠，共深文母之思，遙知醉穆之光，正切哀恫之慕。中慰恭惟陛下道同堯舜，行過淵騫，罷長樂之書觴，深悲節物，望慈寧之總帳，益動孝思，願寬追遠之懷，庶對履長之序。

皇太子薨慰寧宗表

趙汝談

皇支殞秀國嗣告凶地驚少海之翻天慘前星之掩矧凡黔首
能不悼心中慰恭惟陛下道昌群倫仁懷庶類哀元良之不淑
惻慈念以何堪雖寢門常時遂缺三朝之禮然宗廟重事當圖
萬世之基願釋聖心以安宮內

皇太子薨慰皇后牋

震宮有變不勝喪七之驚坤載曷寧遂失維城之望中慰恭惟
殿下母儀德備于育恩深憫羽翼之已成溘霜露而先殞追惟
孝愛誠難割於至懷開悟聖聰尚力扶於大計

古詩

祖龍行

常楚老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寃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

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
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二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
擦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律詩

太宗皇帝挽歌

王元之

卜世知無極上德安可尋祝堯違衆望傳啓合天心陵柏蕭騷
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黨堯年久耆期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終遜東封
禮遂成南狩悲金鑿舊學士頭白涕漣流
日到虞泉落天從祀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
起松栢苦霧凝龍輅不及千古恨難勝

仁宗皇帝挽詞四首

王安石

去歲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憑几微言絕群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官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喪人敗儲儲事見羊蛙門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同軌群方至因山七日催水遠天白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官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仁宗皇帝挽詞

歐陽脩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

錢買道車

又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徘徊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嬉遊處今日龍輶慟哭隨

又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輦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

素幙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又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神宗皇帝挽詞

黃庭堅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壽齡。孫謀開二葉。未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在陵忽爲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萬國。任姒正興周。

孝宗皇帝挽章

朱熹

精工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直亡胡

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更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澆。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丹墀引。頻瞻黼座旁。衣華叨假寵。編素識周喪。似有塩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墮秩侍行香。手疏攬丹悃。衡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異令極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屣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高宗皇帝挽詞

葉適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遂復外乾坤。黃屋壽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續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鶴唳空虛

警雲生仗自移，厭代之夕。都下相傳，有彩雲翔鶴之異。上哀何
以稱，卒伐繼周詩。

孝宗皇帝挽詞

儉德加文景，雄謨酌武宣。道終遺萬乘，夜已盡三年。誓乞狂胡
命，常持復漢權。今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帝王猶遇
合，南北恨升沉。尚有登遐日，將軍特賜金。

御製寧宗皇帝挽詞

我宋書開落，炎圖統得天。年推仁祖久，曆至紹興綿。孝廟鴻謨
永，光皇寶祚延。四朝各三紀，盛德洽民編。
冲澹疑金水，憂勤失寶舟。講餘曦已午，班促漏方殘。濟野雲生

晴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鑾，
僊御賓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敞重關，寶輦扶蒼
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覩天顏。

莊惠皇后挽歌應制

宋庠

媽幄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別居長樂寢，主給水衡錢。謹疾方加
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煥終天。
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異室闕宮祠。務暗星軒
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享路，無復廟中期。

莊獻明肅太后挽詞應制

宋庠

賢慈垂母訓，一紀御墻除。地有古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女
繡，程輅去宸居。異日金滕啓，左知復辟書。
皇太后上僊後於市

箱中得復碑詩書

肝身身無禪。寒暄疾有加。火生織女杵。魂斷濯龍車。殿裏浮晨旭。邊簫咽。願霞唯留長樂注。班美在皇家。

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王安石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不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才難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黼辰止攀號。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未後觀。遺衣遷館御。祖載出宮敢。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皇太后挽詞

陳師道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朝還政事。隆禮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愁畫亦昏。

扶日行黃道。乘雲上紫微。憂勞形未命。恭儉見陳衣。布德開刑網。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滌交揮。

隆祐皇太后挽詞

汪藻

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君深。冊寶追崇德。襄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虞源由魏國。奉事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桑桑綠。誰臨繭館春。朔漠遐征後。南州俶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簾帷。擁祐千齡主。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倏與帝鄉期。

悼懷太子挽歌詞

白居易

竹馬書靈歲。銅龍表葬時。未信窀穸事。全用少陽儀。壽夭由天

命哀榮出聖慈恭聞褒贈詔軫念在輿夷
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
宿銘旌向日翻宮寮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詩話

玉欄賞牡丹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羨識者能神術使死者復生上
命試其術無效乃曰臣見太宗與仁宗冥臨白玉欄于賞牡丹
無復來人間上知妄誕亦不深罪斥郴州蔡承禧挽詞曰天上
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謂此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園陵 附墓

臺言要語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棺如於於柳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檀弓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柳幃同上子夏曰聖人之
葬入與人之葬聖人也予何觀焉同上巾車掌大喪飾遣車遂
廡之行禮記廡與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
車禮記一曰鸞車春官遂師大喪共舁或作博或作輪並市搏車

之役極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曠乃說更載以龍輜地官馮相告稷宸駕長往謝朓冊文鳳妻啓行龍輜在御晏類要慕龍輜而不駐瞻鳳綽以方遙敬宗實錄因

山為墳元宗哀冊淚為雨於宸極哭成雷於郊郭同上下蘭皇

兮昔在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粉兮斷腸當

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德

宗皇帝冊文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元宗哀冊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乎張釋之傳

詩句崇樹加園坐顏延年拜陵陵色轉蒼青選

古今事實

橋山劍舄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史記漢武帝因巡朔方

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公孫卿對曰

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

舜葬蒼梧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舂名曰鸞鸞自丹洲而來啣青沙珠

積成鸞皇名曰珠丘拾遺記

水齧王季墓

惠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群臣請馳期太

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濁水之西藥水齧其墓見棺前和

文王曰先君殆見群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今太子

亦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其地期而更為曰此文

王義也太子曰善 呂氏春秋

虎丘金精

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墓穿玉爲川積壤爲石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源池六尺黃金珠玉爲鳧鴈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爲白虎踞于上因名虎丘 越絕書

葬近二陵

秦夏太后卜葬曰東望吾子 葬襄王墓正陽 西望吾夫 孝文王墓壽陽

驪山侈望

始皇葬於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

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陵爲堊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逢顯蔽家而託葬焉

祭自秦始

古不祭墓始皇起寢陵殿於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 漢官儀

漢文灑陵

漢文帝治灑陵皆以瓦哭不得以金銀銅錫爲之因其山不起墳水紀灑陵不起山陵稠種相樹 三輔黃圖 將兵護諸陵 漢官儀

灑陵石槨

張釋之從文帝行至灑陵上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然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 行祭新陳漆其間

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一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鋼兩山徧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柳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為食官令

馮參昭儀少弟以嚴見憚不得親近侍帷幄以王舅出補河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注食官令給陵上祭祀之事

復土將軍

文帝遺詔曰即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藏柳穿復土屬將軍武注王穿墻填瘞事

得殯時物

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二十卷致於棺中貯之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各年月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帝示左右時有武帝

典書中即冉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臣此時着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愴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如故庾信賦云茂陵之書空聚即此也內傳

珠襦玉匣

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西京雜記九竅加以黃金則死者不朽吳類要

盜發諸陵

赤眉賊帥樊宗陷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凡所發有玉匣殮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唯灞陵杜陵完五代温韜在梁為暹州節度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

事文類聚

固悉籍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新莊宗滅梁蕭末朝郭崇
韜曰此劫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刘后遽遣還鎮明宗時賜死

裁令流水

光武初作壽陵

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

將作大匠竇融上言

陵廣袤無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
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

掃地露祭

明年遣詔無起寢廟園陵掃地露祭率天下以後

天祿辟邪

後漢靈帝時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注今鄧州南陽縣北

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
辟邪並獸名漢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
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
州南陽界以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曰一曰天祿一曰辟邪
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迄今二十餘年矣
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
謝景初家於鄧為模得之字或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 歐文

既葬隋亡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
擇葬地得吉處云上年二千上世二百上曰言凶由人不在於
地高葬豈至下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由若云不吉朕

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從吉言吉退告族
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
經之上年二千者二十字也上世二百者取世一傳也汝識之

詔從儉約

唐太宗貞觀十年詔恐身後子孫習於流俗加四重之觀代
百祀之木崇厚墳陵今頒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嶼之山足容一
棺而已木馬塗車由梓蕭簞事合古典不為時用

詐望昭陵

長孫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層臺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
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也帝曰然徵曰臣
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臺

縣奉八陵

寶曆元年勅奉先一縣獨奉八陵供辦支措實為繁併且承京
兆府減一半租并雜色役令諸縣均出敬宗實錄

蘭亭殉葬見字學附

紙斂瓦棺

五代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多
藏金寶故也我死當衣以紙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

寒食出祭

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之禮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
散五代會要劉知遠殺李從益王淑妃曰何不置吾見使每歲
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五代史

宋朝諸名

太祖昌陵	太宗熙陵	真宗定陵	仁宗昭陵	英宗厚陵
神宗裕陵	哲宗泰陵	徽宗佑陵	欽宗壙陵	高宗思陵
孝宗阜陵	光宗獻陵	寧宗茂陵	理宗穆陵	度宗安陵

皇堂棟損

仁宗永昭堊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時諸使皆欲不聞而掩之韓公琦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堊萌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入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遺事

書責時宰

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輿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為不臣

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歛容起謝曰其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時聞者無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石林燕話

擅移山陵

入內押班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託之朝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沒方中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護葬訖去位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永昭山陵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越四日而永厚鼎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訖去去今先帝已附廟而臣時為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與

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因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且留之即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鄆郡相州元祐末章子厚為求泰山陵使子厚專橫人情鬱陶有曾誕敷又者作詞畧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秦會之為固位之計乃除孟仲為樞密使以伐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畢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揮塵錄

山陵非宰相護送

永祐之權殞也宰相秦會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殯官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

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節度使鄧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導葬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求崇陵將復王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源王韓侂貴焉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朝野雜記

權名殯宮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曾公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美宜以殯宮為名會以為當用之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女媧降記

喬潭文粹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
 巨靈壁大華嶺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位大阜險狹
 之口固不漱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奮崩而下美女
 媧氏已葬之後豁然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
 特立萬年其馮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
 漲之兩湮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曠浚之孤嶼出
 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
 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
 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濤上上不復故道遂遠常流其相遠矣君
 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鰲

足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異昧者難知密邇
 山穴森羅物象莽莽靡靡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神天
 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
 纖條悲鳴若真應助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
 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塚之木無或斬焉陵
 之土無或平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溥莖
 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
 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
 山而墳未聞其水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元水谷不為陵
 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歎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其志以
 為城塚後記

諫厚葬疏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在鄗東南無墳壠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其足悲也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鳳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一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坐學往往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壑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

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一陵制度其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一書孝文寤而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舜壽陵因山為體無

專文類集前集卷之五十一
對無棺無五寢展國邑為棺擲足以藏骨為衣裳足以朽肉吾
勞心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
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出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
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遺
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
知將不福汝以為未制藏之宗廟魏文之制可謂達於制矣伏
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
常安陛下名揚於宗廟耳書奏不報

很石銘

皇甫湜

很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確瘖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
七十萬人茲焉惶惶斂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達

淫刑就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很名之自昔木石不封不樹
有墓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
則維窾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
力葬財殫驅之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謫戍一呼
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嶺澗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
隧燔于童蓬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
厥響又長至于漢劉釋之有言中如可欲循隙南山矧私其身
以盡其人刻詞很石炯戒千春

漢帝葬儀

天子葬幃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窆太史卜
百將作黃腸題遷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

衣熊皮朱裳執戈楊楯立乘四馬朱纓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極請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哭畫漏上請藝司徒河南尹先引車騎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紉長二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枝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嬖徒直切歌者六十人為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道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士續漢書

宋朝陵名犯前代

紹興己未春徽宗梓宮歸宰臣上陵名求固有王銍者言犯後

魏明帝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祕書直參考如銍言遂改名永祐然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聞見錄

古詩

橋陵二十韻

杜甫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披陀困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門虛冉冉風松蕭

冷冷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
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郵備三尚
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疑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宿巖扃。
高岳前崔嵬。洪河左滢滢。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水與奧區
固。川原分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官爲果稱是。聲華真
可聽。王劉羨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吹篳筆不停。遺辭
必中律。利物當發劔。綺繡相展轉。琳瑯愈青荧。側聞魯恭化。秉
德。崔瑗銘。太史侯景影。王喬隨鶴鳴。朝儀限霄漢。夕息迴林坰。
職軻辭下柱。飄飄凌濁沆。諸生舊短褐。旋泛一浮萍。荒歲兒女
瘦。暮塗涕泗零。主人念老馬。解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恆。窮愁醉
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始皇陵下作

曹鄴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狐兔。行人上陵過。却手抹蘇墓。壘壘壘中
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沒雖在前。猶未
封樹。

七哀詩

張孟陽

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
望。原陵鬱膺膺。季世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壞過一杯。便房啓
幽戶。珠匣離玉體。珍寶見剝虜。園寢化爲墟。周鼎無遺堵。蒙籠
荒荆棘。踳逕登重丘。孤兔窟其中。荒穢不復埽。頽壘並豳。廢胡
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一丘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感興

蘇子美

後寢藏衣冠前廟主神主吾聞諸禮經此制出中古秦嬴舍先
 法乃復祭於墓漢衣以月遊於道蓋無取宣帝尊祖廟失制編
 九土孝元酌前文一旦悉除去魏帝樂銅臺遺令置歌舞昏嗣
 竟從之此事狂夫阻唐制益紛華諸陵鎖嬪御曠女日哀吟於
 先亦奚補吾廟三聖人乘雲不可覩威靈已霄漢嗣皇念宗祖
 繪事移天光列象肖神武徧勅舊遊地輸材起宮宇階城飾以
 金墻壁衣之黼功既即奉迎法仗疊簫鼓玩好擇珍奇自奪不
 可數三京佛老家已有十數處朝家雖奉先越禮古不許君不
 祭臣僕父不祭支庶丹楹豈非孝聖貶甚蕭斧大祀寢以時寢
 殿即其所惜哉恭儉德乃為侈所監痛乎神聖姿遂與夷為狎
 蒼生何其愚瞻歎走旁午賤子私所嘆傷時淚如雨

豐陵行

韓愈

羽衛煌煌一百里曉出都門葬天子群臣雜沓馳後先官官穰
 穰來不已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颯颯輕雨
 灑偃蹇旂旆卷以舒踰梁下坂笳鼓咽峭嶂遂走玄宮虛哭聲
 訇天百鳥噪幽坎畫閉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
 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供養朝夕象平居臣聞神道尚清淨三
 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器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

題奉先寺

張文潛

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皆建此角樓相望高起墻草間相
 下多石人秩甲焚骨不作塚青石浮屠當五壠家家墳上作享
 亭朱門相向無入聲樹頭土臬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女

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作主廢后園林官路側家破無人掃
墳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
律詩

行次昭陵

杜甫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議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萬壽
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逸定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
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
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禹湖玉衣晨自舉石
馬汗嘗趨松柏瞻靈殿塵沙立頭途寂寞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古蛾眉怨言漢武事

王翰

宮車晚出向南山仙衛逶迤去不還朝晡泣對麒麟樹樹下蒼

苔日漸斑

仁宗昭陵有人題此詩韓子蒼云不著姓氏直表而
出之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
淚過昭陵

詩話

吳臺逢後主

隋煬帝初葬吳公墓下後大唐平江南敗葬雷塘吳公墓在
揚州以陳將吳明徹得名在江都縣西北四里雷塘在縣東北
十里按大業拾遺載帝昏酒滋深嘗行吳公墓下恍惚與陳后
主遇后主云每憶張麗華方憑臨春閣作壁月詞未終見韓擒

虎躍領萬騎，直來衝大壘。至今始謂殿下政治在堯舜之上。今日還此逸遊，曩時何見罪之深也。帝叱之不復有睹。故東坡魏國夜遊圖詩云：人間俛仰成今古，且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金粟岡

唐舊紀明皇朝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堂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故杜甫曹將軍畫馬圖引曰：自從獻寶河朝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發引二詞

昭陵梓宮發引王禹玉作清平調一曲云：玉宸朝晚忽掩繡黃

衣，愁露銷金翠。蓬萊待得仙舟至，人世已成非。龍軒長仗轉西畿，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輿歸。又云：上林春晚，曾奉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滄難收。空餘御帳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錄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558